

釋海八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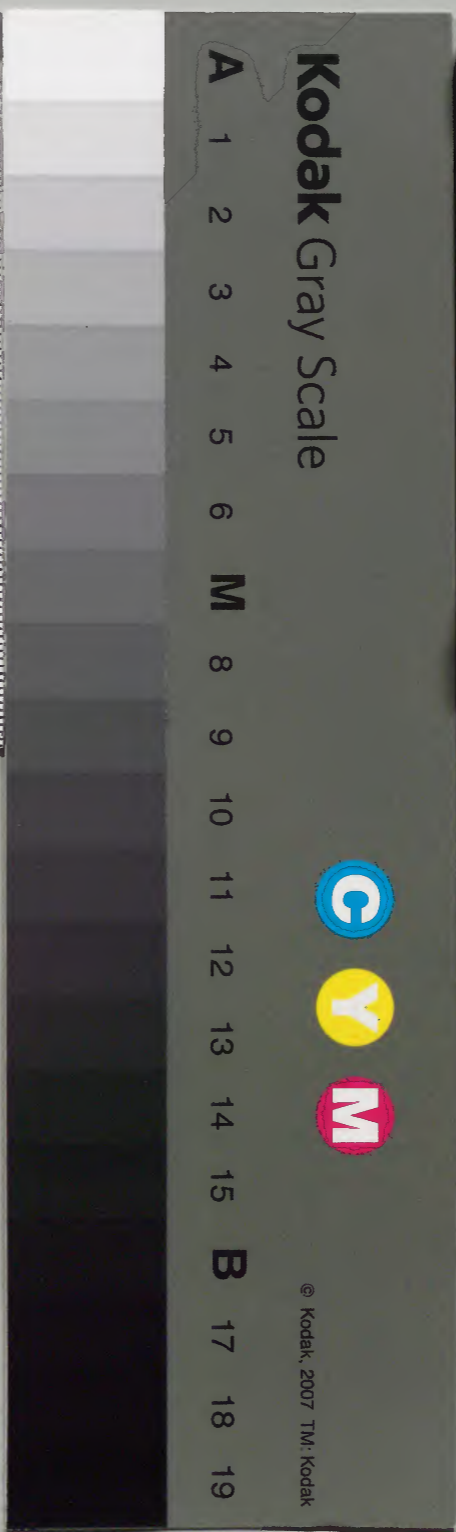


補筆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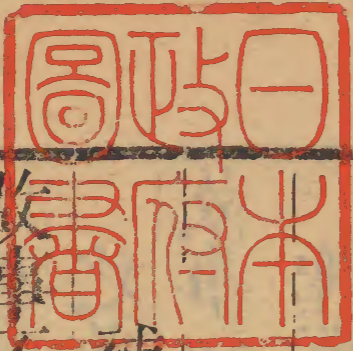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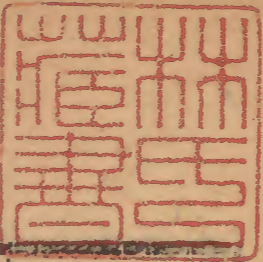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一五七	
		四	
	架	函	號
冊	二		類
一〇〇			

庫文閣內			
三七〇函		三一五七號	漢書
二〇架	一〇〇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89 )		
函號	370	44	







補筆談卷一

宋 沈括存中 著

明 謝伯美 開美

商 濟景哲 校

補第二卷後十件

故事不御前殿則宰相一員押常參官再拜而出神  
宋初卽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韓忠獻當國遇奏  
事退晚卽依舊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樂道爲  
御史中丞彈奏語過當坐謫陳州自此今宰臣奏



事至辰時未退卽一面放班遂爲定制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禮則推恩遷一官不增俸熙寧中張丞相杲卿以太子太師致仕用子廕當遷僕射廷議以爲執政官非可以子廕遷授罷之前兩府致仕不以廕遷官自此始

故事初授從官給諫未衣紫者告謝日而賜金紫何聖從在陝西就任除待制仍舊衣緋後因朝闕值大宴殿上獨聖從緋衣仁宗問所以中筵起乃賜金紫遂服以就坐近歲許冲元除知制誥猶著綠

告謝日面賜銀緋後數日別因對方賜金紫

自國初以來未御正衙視朝百官辭見必先過正衙正衙旣不御但望殿兩拜而出別日却赴內朝熙寧中草視朝儀獨不立見辭謝班正御殿日却謂之無正衙須候次日依前望殿虛拜謂之過正衙蓋闕文也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

夏鄭公爲忠武軍節度使自河東中從知蔡州道經



補筆談 卷一  
許昌時李獻臣爲守召徙居他室空使宅以待之  
時以爲知體慶曆中張鄧公還鄉過南陽范文正  
公亦虛室以待之蓋以其國爵也遂爲故事

國朝儀制親王玉帶不佩魚元豐中上特制玉魚袋  
賜揚王荆玉施於玉帶之上

舊制館職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試唯檢討不  
試初置檢討官只作差遣未比館職故也後來檢  
討給職錢並同帶職在校勘之上亦承例不試  
舊制侍從官學士以上方腰金元豐初授陳子雍以

館職使高麗還除集賢殿脩撰賜金帶館職腰金  
出特恩非故事也

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比唐人都堂見宰相  
之禮唐人都堂見宰相之禮或叅辭謝事先具事  
因申取處分有非一事故稱件狀如前宰相狀後  
判引方許見後人漸施於執政私第小說記施於  
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諂敬者無高下一例用之  
謂之大狀予曾見白樂天詩藁乃是新除壽州刺  
史李志其名門狀其前序住京因宐及改易差遣數



補筆言 卷一 三十一  
十言其末乃言謹祇候辭某官至如稽首之禮唯  
一施於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則雖交  
遊皆稽首此皆生於諂事上官者始為流傳至今  
不可復革

補第二卷二件 一中 一後

今人多謂廊屋為廡按廣雅堂下曰廡蓋堂下屋簷  
所覆處故曰立於廡下凡屋基皆謂之堂廊簷之  
下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至如今人謂兩廊為  
東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東西壁在室之外者序

之外謂之榮榮屋翼也今之兩徘徊又謂之兩廈  
四柱屋則謂之東西雷今謂之金廂道者是也  
梓榆南人謂之樸齊魯間人謂之駁馬駁馬即梓榆  
也南人謂之樸樸亦言駁也但聲之訛耳詩隰有  
六駁是也陸機毛詩疏檀木皮似繫迷又似駁馬  
蓋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班駁似馬  
之駁者今解詩用爾雅之說以為獸鋸牙食虎豹  
一恐非也獸動物豈常止於隰者又與苞櫟苞棗樹  
一槩非類直是當時梓榆耳



補第四卷後十件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故立廟爲朝雲其曰先王嘗遊高唐則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憇見一婦人

狀甚奇異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瓌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勝讚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之可也不當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玉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旣稱玉覽其狀卽是宋玉之言



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字誤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預焉。從來枉受其名耳。

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嘗欲以爲皇后。帝寢疾，才人侍左右，熟視曰：「吾氣奄奄，願與汝辭。」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一殉。」及大漸，審帝已崩，卽自經於幄下。宣宗卽位，嘉其節，贈賢妃。按李衛公文武兩

朝獻替記云：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以驕妬忤旨，日夕而殞。羣情無不驚懼，以謂上成功之後，喜怒不測，與唐書所載全別。獻替記乃德裕手自記錄，不當差謬。其書王妃之死固已不同。據獻替記所言，則王氏爲妃久矣，亦非宣宗卽位乃始追贈。按張祐集有孟才人歎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



其憤上以其懇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  
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詳此則唐書所  
載者又疑其孟才人也

建茶之美者號北苑茶今建州鳳凰山土人相傳謂  
之北苑言江南嘗置官領之謂之北苑使予因讀  
李後主文集有北苑詩及文苑紀知北苑乃江南  
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內  
園使李氏時有北苑使善製茶人競貴之謂之北  
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學士甌之類皆因人得名非

地名也丁晉公爲北苑茶錄云北苑地名也今日  
龍焙又云苑者天子園囿之名此在列郡之東隅  
緣何却名北苑丁亦自疑之蓋不知北苑茶本非  
地名始因誤傳自晉公實之於書至今遂謂之北  
苑

唐以來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語而不考其意凡說武  
人多云衣短後衣不知短後衣作何形製短後衣  
出莊子說劍篇蓋古之士人衣皆曳後故時有衣  
短後之衣者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後豈復更有短



後之衣

班固論司馬遷爲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正是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說論皆有所指不徒爲之班固乃譏遷是非頗謬於聖賢論甚不歉

人語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間事未嘗離口也而字書中須讀作否音也若謂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豈可謂之否可不然豈可謂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豈可曰否否然也古人言音決非如此止是字書謬誤耳若讀莊子不可乎不可須云否可讀詩須云曷否肅雍胡否傾焉如此全不近人情古人謂章句之學謂分章摘句則今之疏義是也俗人有鄙章句之學者以其不主於義理耳今人或謬以詩賦聲律爲章句之學誤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義理如易云終日乾乾兩乾字當爲兩句



上乾知至至之下乾知終終之也王臣蹇蹇兩蹇  
 字為王與臣也九五六二王與臣皆處蹇中王任  
 蹇者也臣或為冥鴻可也六二所以不去者以應  
 乎五故也則六二之蹇匪躬之故也後人又改蹇  
 蹇字為蹇以蹇蹇比諤諤尤為訛謬君子夬夬夬  
 夬二義也以義決其外勝已之私于內也凡卦名  
 而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來之坎坎是也先儒多  
 以為連語如虢虢啞啞之類讀之此誤分其句也  
 又履虎尾啞人凶當為句君子則夬夬矣何咎之  
 有况於凶乎自天祐之吉當為句非吉而利則非  
 所當祐也

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安國謂湯沒至太甲方  
 稱元年按孟子成湯之後尚有外丙仲壬而尚書  
 疏非之又或謂古書缺落文有不具以予考之湯  
 誓仲虺之誥皆成湯時誥命湯沒至太甲元年始  
 復有伊訓著于書自是孔安國離其文於太甲元  
 年不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讀之曰成湯既沒  
 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則文自足亦非缺落堯之



終也。百姓如服考妣之喪三年，百姓有命者也。爲君斬衰禮也。邦人無服三年，畿內無作樂者。况四海乎。論語曰：先行當爲句，其言自當後也。似此之類極多，皆義理所繫，則章句亦不可不謹。古人引詩多舉詩之斷章，斷音段讀如斷截之斷，謂如一詩之中只斷取一章或一二句取義不取全篇之義，故謂之斷章。今之人多讀爲斷章，斷音鍛爲詩之斷句，殊誤也。詩之末句，古人只謂之卒章，近世方謂斷句。

古人謂幣言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漬丹秫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緜，緜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窺，窺，頰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阜帛爲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疋屈而束之，今用十疋者非也。易曰：束帛戔戔，戔戔者寡也。謂之盛者非也。

經典釋文如熊安生輩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



陸德明吳人多從吳音鄭康成齊人多從東音如  
璧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贖刑音樹者  
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肉爲揉謂贖爲樹如  
打字音丁梗反罷字音部買反皆吳音也如瘍醫  
祝藥劑殺之齊祝音呪鄭康成改爲注此齊魯人  
音也至今齊謂注爲呪官名中尚書本秦官尚音  
上今上謂之常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爲  
常

補第五卷一件

興國中琴待詔朱文濟鼓琴爲天下第一京師僧慧  
日太師夷中盡得其法以授越僧義海海盡夷中  
之藝乃入越州法華山習之謝絕過從積十年不  
下山晝夜手不釋絃遂窮其妙天下從海學琴者  
輻輳無有臻其奧海今老矣指法於此遂絕海讀  
書能爲文士大夫多與之遊然獨以能琴知名海  
之藝不在於聲其意韻蕭然得於聲外此衆人所  
不及也

補第六卷三件

一中  
二後



又一說子午屬庚

此納甲之法震初爻納庚子庚午也

丑未屬辛

巽初爻納辛丑辛未也

寅申屬戊

坎初爻納戊寅戊申也

卯酉屬巳

離初爻納巳卯巳酉也

辰戌屬丙

艮初爻納丙辰丙戌也

巳亥屬丁

兌初爻納丁巳丁亥也

一言而得之者宮與土也

假令庚子庚午一言便得庚辛丑辛未一言便得

辛戌寅戊申一言便得戊巳卯巳酉一言便得巳

故皆屬土餘皆倣此也

三言而得之者徵與火也

假令戊子戊午皆三言而得庚巳丑巳未皆三言



而得辛丙寅丙申皆三言而得戊丁卯丁酉皆三言而得巳故皆屬火

五言而得之者羽與水也

假令丙子丙午皆五言而得庚丁丑丁未皆五言而得辛甲寅甲申皆五言而得戊乙卯乙丑皆五言而得巳故皆屬水

七言而得之者商與金也

假令甲子甲午皆七言而得庚乙丑乙未皆七言而得辛壬申壬寅皆七言而得戊癸丑癸未皆七

言而得巳故皆屬金

九言而得之者角與木也

假令壬子壬午皆九言而得庚癸丑癸未皆九言而得辛庚寅庚申皆九言而得戊辛卯辛酉皆九言而得巳故皆屬金

此出於抱朴子云是河圖玉版之文然則一何以屬土三何以屬火五何以屬金其說云中央總口天之氣一南方丹天之氣三北方玄天之氣五西方素天之氣七東方蒼天之氣九皆奇數而無偶數



莫知何義都不可推考

十二律每律名用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七聲宮  
與商角徵變宮變徵也今燕樂二十八調用聲各  
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  
尺上高一高四勾合大石同此加下五共十聲中  
呂雙調中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上下  
一下四六合雙角同此加高一共十聲高宮高般  
涉皆用九聲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  
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聲道調宮小石調正平

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宮尺上高一下四六合  
小石角加勾字共十聲南呂宮歇指調南呂調皆  
用七聲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  
下工共八聲仙呂宮林鍾商仙呂調皆用九聲緊  
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林鍾角加高工共  
十聲黃鍾宮越調黃鍾羽皆用九聲高五下凡高  
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聲外則  
爲犯燕樂七宮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  
仙呂宮黃鍾宮七商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



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七角越角大石角高大石  
 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鍾角七羽中宮呂調南  
 呂調又名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又名大石調般涉調高般  
 涉正平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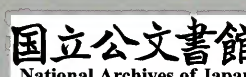
補第七卷十件一十 九後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  
 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今燕  
 樂只以合字配黃鍾下四字配大呂高四字配太  
 簇下一字配夾鍾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呂勾

字皆比他調高半格方應本調唯禁伶能知外方  
 常工多不喻也

熙寧中宮宴教坊伶人徐衍戛嵇琴方進酒而一絃  
 絕衍更不易琴只用一絃終其曲自此始為一絃  
 嵇琴格

律呂宮商角聲各相間一律至徵聲頓間二律所謂  
 變聲也琴中宮商角皆用纏絃至徵則改用平絃  
 隔一絃鼓之皆用九徽應獨徵聲與十徽應此皆  
 隔兩律法也古法唯有五音琴雖增少宮少角然





其用絲各半本律乃律呂清倍法也故鼓之六與一應七與二應皆不失本律之聲後世有變宮變徵者蓋自羽聲隔八相生再起宮而宮生徵雖謂之宮徵而實非宮徵聲也變宮在宮羽之間變徵在角徵之間皆非正聲故其聲龐雜破碎不入本均流以爲鄭衛但愛其清焦而不復古人純正之音惟琴獨爲正聲者以其無間聲以雜之也世俗之樂惟務清新豈復有法度烏足道哉

十三律配燕樂二十八調除無徵音外凡殺聲黃鍾

字配蕤賓尺字配林鍾下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呂下凡字配無射高凡字配應鍾六字配黃鍾清下五字配大呂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緊五字配夾鍾清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亦不能盡歸本律故有祖調正犯偏犯傍犯又有寄殺側殺遞殺順殺凡此之類皆後世聲律瀆亂各務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間亦自有倫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備紀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下



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大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絃之有十三汎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絃其節亦十三盈尺之絃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爲十三徽不獨絃如此金石亦然考工爲磬之法已上則磨其希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絃之有十三泛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蓋未嘗

及此不得正聲不足爲器不得中聲不得爲樂律有四清宮合十二律爲十六故鍾磬以十六爲一堵清宮所以止於四者自黃鍾而降至林鍾宮商角三律皆用正律不失尊卑之序至夷則卽以黃鍾爲角南呂以大呂爲角則民聲皆過於君聲須當折而用黃鍾大呂之清宮無射以黃鍾爲商太簇爲角應鍾以大呂爲商角鍾不可不用清宮此清宮所以有四也其餘徵羽自是事物用變聲過於君聲無嫌自當用正律此清宮所以止於四而



補筆談 卷一 十一  
不止於五也君臣民用從聲事物用變聲非但義理次序如此聲必如此然後和亦非人力所能強也

本朝燕部樂經五代離亂聲律差舛傳聞國初比唐樂高五律近世樂聲漸下尚高兩律予嘗以問教坊老樂工云樂聲歲久勢當漸下一事驗之可見教坊管色歲月浸深則聲漸差輒復一易祖父所用管色今多不可用唯方響皆是古器鐵性易縮時加磨瑩鐵愈薄而聲愈下樂器須以金石爲準

若准方響則聲自當漸變古人制器用石與銅取其不爲風雨燥濕所移未嘗用鐵者蓋有深意焉律法旣亡金石又不足恃則聲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也

古樂鍾皆圓如盆瓦蓋鍾圓則聲長扁則聲短聲短則節聲長則曲節短處聲皆相亂不成音律後人不知此意悉爲匾鍾急叩之多晃晃爾濁不復可辨

琴瑟絃皆有應聲宮絃則應少宮商絃卽應少商其



餘皆隔四相應今曲中有聲者須依此用之欲知其應者先調諸絃令聲和乃剪紙人加絃上鼓其應絃則紙人躍他絃卽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絃亦震此之謂正聲

樂中有敦掣住三聲一敦一住各當一字一大字住當二字一掣減一字如此遲速方應節琴瑟亦然更有折聲唯合字無折一分折二分至於折七八分者皆是舉指有淺深用氣有輕重如笙簫則全在用氣絃聲只在抑按如中呂宮一字仙呂宮五

宮今爲正宮用六字黃鍾商今爲越調用六字黃鍾角今爲林鍾角用尺字黃鍾羽今爲中呂調用六字大呂宮今爲高宮用四字大呂商大呂角大呂羽太簇宮今燕樂皆無太簇調今爲大石調用四字太簇角今爲越角用工字太簇羽今爲正平調用四字夾鍾宮今爲中呂宮用一字夾鍾商今爲高大石調用一字夾鍾角夾鍾羽姑洗商今燕樂皆無姑洗角今爲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爲高平調用一字中呂宮今爲遊調宮用上字中呂



商今為雙調用上字中呂角今為高大石調用六  
 字中呂羽今為仙呂調用上字蕤賓宮商羽角今  
 燕樂皆無林鍾宮今為南呂宮用尺字林鍾商今  
 為小石調用尺字林鍾角今為雙角用四字林鍾  
 羽今為大呂調用尺字夷則宮今為仙呂宮用工  
 字夷則商角羽南呂宮今燕樂皆無南呂商今為  
 歇指調用工字南呂角今為小石角用一字南呂  
 羽今為般涉調用四字無射宮今為蕤鍾宮用几  
 字無射商今為林鍾商用凡字無射角今燕樂皆

無無射羽今為高般涉調用凡字應鍾宮應鍾商  
 今燕樂皆無應鍾角今為歇指角用尺字應鍾羽  
 今燕樂極下有闕文

補第八卷一件中

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謂之入易吳人謂之倒布壬  
 日氣候如本月癸日差溫類九月甲日類八月如  
 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時節即溫  
 夏即暑冬即寒辛日以後自如時令此不出陰陽  
 書然每歲候之亦時有准莫知何謂



補第九卷一件 中

盧肇論海潮以謂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因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予嘗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之萬萬無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時去海遠即須據地理增添時刻月正午而生者為潮則正子而生者為汝正子而生者為汝正子而生者為潮則正午而生者為汝

補第十卷後七件

曆法見於經者唯堯典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置閏之法自堯時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如何置閏之法先聖王所遺固不當議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後世者如歲差之類方出於近世此固無古今之嫌也凡日一出沒謂之一日月一盈虧謂之一月以日月紀天雖令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復與日會歲十二會而尚有餘日積三十二月復餘一會氣與朔漸相遠中氣不在本月名實相乖加一月謂之閏閏生於不得已猶構舍之用礮楔也自此氣朔交爭歲年錯亂四時失位筭數繁猥



凡積月以爲時。四時以成歲。陰陽消長。萬里生殺。變化之節。皆主於氣而已。但記月之盈虧。都不繫歲事之舒慘。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時。已謂之春矣。而猶行肅殺之政。則朔在氣前者是也。徒謂之乙歲之春。而實甲歲之冬也。時尚謂之冬也。而已行發生之令。則朔在氣後者是也。徒謂之甲歲之冬。乃實乙歲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爲實。而生殺之實。反爲寓。而又生閏月之贅疣。此殆古人未之思也。今爲術莫

若用十二氣爲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爲仲春之一日。大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間。縱有兩小相併。一歲不過一次。如此則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陵奪。日月五星亦自從之。不須改舊法。唯月之盈虧事。雖有繫之者。如海胎育之類。不預歲時寒暑之節。寓之曆間可也。借以元祐元年爲法。當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如此曆術。豈不



補筆言  
卷一  
三十一  
簡易端平上符天運無補綴之勞予先驗天百刻  
有餘有不足人已疑其說又謂十二次斗建當隨  
歲差遷徙人愈駭之今此曆論尤當取怪怒攻罵  
然異時必有用予之說者

天事以辰名爲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  
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亦謂之一  
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  
辰五星有辰星五行之時謂之五辰書曰撫於五  
辰是也以上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於戌亥謂之

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  
二會則十二辰也日月之所舍始於東方蒼龍角  
亢之星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之月  
旣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皆謂  
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  
二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  
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於辰  
而畢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  
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晨謂日始



出之時也

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爲之長二舍星大火爲之長三行星辰星爲之長故皆謂之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爲經星之長大火天生之數故爲舍星之長辰星日之近輔遠乎日不過一辰故爲行星之長

五行之時謂之五辰者春夏秋冬各主一時以四時分屬五行則春夏秋冬雖屬木火金水而建辰建未建戌建丑之月各有十八日屬土故不可以時

言須當以月言月謂之十二辰則五行之時謂之五辰也黃帝素問有五運六氣所謂五運者甲巳爲土運乙庚爲金運丙辛爲水運丁壬爲木運戊癸爲火運如甲巳所以爲土戊癸所以爲火多不知其意予按素問五運大論黃帝問五運之所始於岐伯引太始天元冊文曰始於戊巳之分所謂戊巳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王冰注引遁甲六戊爲天門六巳爲地戶天門在戊亥之間奎壁之分地戶在辰巳之間角軫之分凡陰陽皆



始於辰上篇所論十二月謂之十二辰十二支亦謂之十二辰十二時亦謂之十二辰日月星謂之三辰五行之時謂之五辰

五運起於角軫者亦始於辰也甲巳之歲戊巳齡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土運角屬辰軫屬巳甲巳之歲得戊辰巳巳干皆土故爲土運下皆同此

乙庚之歲庚辛素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金運庚辰辛巳也

丙辛之歲壬癸玄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水運壬辰

癸巳也

丁壬之歲甲乙蒼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木運甲辰乙巳也

戊癸之歲丙丁丹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火運丙辰丁巳也

素問曰始於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凡運臨角軫則氣在奎壁以應之氣與運常同天地之門戶故曰土位之下風氣承之甲巳之歲戊巳土臨角軫則甲乙木在奎壁奎屬戌壁屬亥甲巳之歲得



甲戌乙亥下皆同此

曰金位之下火氣承之者乙庚之歲庚辛金臨角軫  
 則丙丁火在奎壁曰水位之下土氣承之者丙辛  
 之歲壬癸水臨角軫則戊巳土在奎壁曰風位之  
 下金氣承之者丁壬之歲甲乙木臨角軫則庚辛  
 金在奎壁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者戊癸之歲丙  
 丁火臨角軫則壬癸水在奎壁古今言素問者皆  
 莫能喻故具論如此

世之言陰陽者以十干寄於十二支各有五行相從

唯戊巳則常與丙丁同行五行家則以戊寄於巳  
 巳寄於午六壬家亦以戊寄於巳而以巳寄於未  
 唯素問以奎壁為戊分軫角為巳分奎壁在亥戌之  
 間謂之戌分則戌當在戌也軫角在辰巳之間謂  
 之巳分則巳當在辰也遁甲以六戊為天門天門  
 在戌亥之間則戌亦當在戌六巳為地戶地戶在  
 辰巳之間則巳亦當在辰辰戌皆土位故戊巳寄  
 焉二說正相合按字書戌從戊從一則戊寄於戌  
 蓋有從來辰文從厂音漢從丐音六左傳亥有二  
 首六身亦用此厂



字從乙音隱從巳則巳寄於辰素問遁甲相符矣五行土常與水相隨戊陽土也一水之生數也水乃金之子水寄於西方金之末者生水也而旺土包之此戊之理如是巳陰土也六水之成數也水乃木之母水寄於東方木之末者老水也而衰土相與隱於下者水土之墓也下出巖之可居者乙隱也

律有實積之數有長短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之數所謂積實之數者黃鍾管長九寸徑九寸以黍

實其中其種九九八十一此實積之數也林鍾長八寸徑九分八九七十二前漢書稱八八六十四誤也解具下文餘律準此所謂長短之數者黃鍾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長六寸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長八寸此長短之數也餘律準此所謂周徑之數者黃鍾長九寸圍九分古人言黃鍾圍九分舉盈數耳細率之當周九分七分之三林鍾長六寸亦圍九分十二律皆圍九分前漢志言林鍾圍六分者誤也予於樂論辨之甚詳史記稱



林鍾五寸七分四此則六分九五十四足以驗前  
 漢誤也餘律準此所謂清濁之數者黃鍾長九寸  
 為正聲一尺八寸為黃鍾濁宮四寸五分為黃鍾  
 清宮倍而長為濁宮倍而短為清宮餘律準此  
 八卦有過揲之數有歸餘之數有陰陽老少之數有  
 河圖之數所謂過揲之數者亦謂之八卦之策乾  
 九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九三十六坤六揲而得  
 之揲必以四四六二十四此乾坤之策過揲之數  
 也餘卦準此前卷敘之已詳所謂歸餘之數者乾一爻三

少初變之初五再變三變三初各四并卦為十四  
 爻三合四十二此乾卦歸餘之數也坤一爻三少  
 初變之初九再變三變各八并爻為二十爻三爻  
 合之七十八此坤卦歸餘之數也餘卦準此陰陽  
 老少之數乾九揲而得之故曰老陽之數九坤六  
 揲而得之故曰老陰之數六震艮坎皆七揲而得  
 之故曰少陽之數七巽離兌皆八揲而得之故曰  
 少陰之數八所謂河圖之數者河圖北方一南方  
 九東方三西方七東北八西北六東南四西南二



中央五乾得南中北故其數十有五坤得東西南  
 東北西北故其數十震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故  
 其數十有七巽得南中東北西北故其數十有  
 八坎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中故其數十有五  
 離得東西南北故其數十艮得南東西南北西  
 北故其數十有三兌得東南西南中北故其數  
 十有二具圖如後

圖缺

揲著之法凡一爻含四卦

凡一陽爻乾為老陽兩多一少非震即坎非坎即

艮少在前震也少在中坎也少在後艮也三揲之  
 中含此四卦方能成一爻陰爻亦如此三爻坤為  
 老陰兩少一多非巽即離非離即兌多在前則巽  
 也多在中離也多在後兌也

積三爻為內卦凡含十二卦

一爻含四卦三爻共十二卦也

所以含十二卦自相重為六卦爻凡得六十四卦重  
 卦之法以下爻四卦乘中爻四卦得十六卦又以  
 上爻四卦乘之得六十四卦



外卦三爻亦六十四卦以內外六十四卦復自相乘  
為四千九十六卦方成易之卦

此卦之法也揲著凡十有八變成易之一卦一卦  
之中含此四千九十六卦在其間細筭之乃見

凡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  
此變卦法周易是也

六十四卦之為四千九十六卦  
此之卦法也如乾之坤之屯之蒙盡六十四卦每

卦皆如此共得四千九十六卦今焦贛易林中所  
載是也

載是也

四千九十六卦方得能却成一卦終始相生以首生  
尾以尾生首積至微之數以成至大積至大之數  
却為至微循環無端莫知首尾故周象成名圖曰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尾

一卦變為六十四卦之為四千九十六卦四千九  
十六卦却變為一卦循環相生莫知其端

大小一也積小以為大積大復為小豈非一乎往來



補筆談 卷一  
一也首窮而成尾尾窮而反成首豈非一乎故至誠可以前知始末無異故也以夜爲往者以晝爲來以晝爲往者以夜爲來來往常相代而吾所以知之者一也故藏往知來不足怪也聖人獨得之於心而不可言論故設象以示人象安能藏往知來成變化而行鬼神學者當觀象以求聖人所以自然得者宛然可見然後可以藏往知來成變化而行鬼神矣易之象如是非獨此數也知言象爲糟粕然後可以求易

補第十一卷一件 中

有一朝士與王沂公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爾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

補第十三卷三件 中

孫伯純史館知海州日發運司議置洛要救浦惠澤



三鹽場孫以爲非便發運司親行郡決欲爲之孫  
抗論排沮甚堅百姓遮孫自言置鹽場爲便孫曉  
之曰汝愚民不知遠計官買鹽雖有近利官鹽患  
在不售不患鹽不足鹽多而不售遺患在三十年  
後至孫罷郡卒置三場近歲連海間刑獄盜賊差  
徭比舊浸繁多緣三鹽場所置積鹽如山運賣不  
行虧失欠負動輒破人產業民始患之朝廷調發  
軍器有弩椿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  
請以鯁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幹共知非海州

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被  
科無已時也其遠慮多類此

孫伯純史館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伏字當從  
犬當從大因而構訟孫令褫去巾帶紗帽下乃是  
青巾孫判其牒曰偏傍從大書傳無聞巾帽用青  
屠沽何異量責小杖八下蘇民間之以爲口實  
忠定張尚書曾令鄂州崇陽縣崇陽多曠土民不務  
耕唯以植茶爲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之使種  
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麻特盛於鄂岳之間至



補筆言 卷一  
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於茶租獨崇陽無茶租民監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種而費錢買菜咎而遣之自後人皆置圃至今謂蘆葍爲張知縣菜

補十五卷後六件

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虛實邏者得之索其衣緣中獲一書乃是盡記熙河

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殉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面蕃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戍兵步騎甚衆芻糧亦富虜人得牒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爲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爲之小安事平此校



補筆言 卷一 三三  
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  
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思也  
若城果陷何暇殺我聊欲安衆心耳

韓信襲趙先使萬人背水陣乃建大將旗出井陘口  
與趙人大戰佯敗棄旗鼓走水上軍背水而陣已  
是危道又棄旗鼓而趨之此必敗勢也而信用之  
者陳餘老將不以必敗之勢邀之不能致也信自  
知才過餘乃敢用此耳向使餘小黠於信信豈得  
不敗此所謂知彼知己量敵爲計後之人不量敵

勢襲信之跡決敗無疑漢五年楚漢決勝於垓下  
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高  
帝在其後絳侯柴武在高帝後信先合不利孔將  
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楚師此亦  
拔趙策也信昔威震天下籍所憚者獨信耳信以  
三十萬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後不疑故信與二  
將得以乘其隙此建成墮馬勢也信兵雖却而二  
將維其左在高帝軍其後絳侯柴武又在其後異  
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項籍也用破趙之迹則殲



矣此皆信之奇策觀古人者當求其意不徒視其迹班固爲漢書乃削此一事蓋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戰耳從古言韓信善用兵書中不見信所以善者予以謂信說高帝還用三秦據天下根本見其斷虜魏豹斬龍且見其智拔趙破楚見其應變西向師亡虜見其有大志此其過人者惜乎漢書脫略漫見於此

种世衡初管清澗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剛果有謀以義烈自名世衡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筭崧

酗酒狎博無所不爲世衡遇之愈厚留歲餘崧亦深德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繫捶掠極其苦楚凡一月濱於死者數矣崧終不伏曰崧丈夫也公聽姦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世衡審其不可屈爲解縛沐浴復延入臥內厚撫謝之曰爾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爲間萬一可脅將洩吾事設虜人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崧默然曰試爲公爲之世衡厚遺遣之以軍機



補筆談  
密事數條與崧曰可以此藉手仍偽報西羌臨行  
世衡解所服絮袍贈之曰胡地苦寒以此爲別至  
彼須萬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遇乞  
虜人之謀臣也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過乞虜人覺  
而疑之執於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  
乞書詞甚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至  
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崧遷於北境久之遇  
乞終以疑死崧邂逅得亡歸盡得虜中事以報朝  
廷錄其勞補右侍禁歸姓爲王崧後官至諸司使

至今邊人謂之王和尚世衡本賣崧爲死間邂逅  
得生還亦命也康定之後世衡數出奇計予在邊  
得於邊人甚詳爲新其廟像錄其事於篇

祥符中禁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公乃  
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  
引諸道竹木排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公  
門事畢却以斥棄瓦礫灰壤實於塹中復爲街衢  
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爲宮室層樓設御



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  
寧中宮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  
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水入澳引船  
當梁上卽車出澳中水船乃笕於空中完補訖復  
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爲藏船之室  
永無暴露之患

補第十八卷後五件

李學士衡士喜藏書有一晉人墨跡在其子緒處長  
安石從事嘗從李君借去竊摹一本以獻文潞公

以爲真跡一日潞公會客出書畫而李在坐一見  
此帖驚曰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歸取  
驗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爲石君所傳  
具以白潞公而坐客墻進皆言潞公所收乃真跡  
而以李所收爲摹本李乃嘆曰彼衆我寡豈復可  
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章樞密子厚善書嘗有語書字極須用意不用意而  
用意皆不能佳此妙理非得之於心者不曉吾語  
也嘗自謂墨禪



世之論書者多自謂書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語  
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嬙容貌雖不同而皆爲麗  
人然手須是手足須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  
雖形不同掠須是掠磔須是磔千變萬化此不可  
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縱其精神筋骨猶西  
施毛嬙而手足垂戾終不爲完人揚朱墨翟賢辯  
過人而卒不入聖域盡得師法律度備全猶是奴  
書然須自此入過此一路乃涉妙境無跡可窺然  
後入神

今世俗謂之隸書者只是古人之八分書謂從初篆  
文變隸尚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乃全變  
爲隸書卽今之正書章艸行書艸書皆是也後之  
人乃誤爲古八分書爲隸書以今時書爲正書殊  
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餘行書艸書  
皆隸書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  
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  
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光書評云漢魏牌榜  
碑文和華山碑皆今所隸書也杜甫詩亦只謂之



八分。又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非篆，卽八分。未嘗用隸書。知漢魏碑文皆八分，非篆書也。

江西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爲之。諸書畫中皆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畫，但無後主

題筆者，皆非也。

補第二十卷後三件

熙寧八年，章子厚與予同領軍器監，被旨討論兵車制度。本監以周禮考工記及小戎詩考定車輪崇六尺，軹崇三尺三寸。

轂未至地也，并軹轆爲四尺。

互圍一尺一寸，厚一尺三分寸之二。車圍也轂長三尺

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輪之數三寸九分寸之五。

轂上剗輻鑿眼是也。



大穿內徑四寸五分之二

記謂之賢轂之裏穿也

小穿內徑三寸十五分寸之四

記謂之軹轂之外穿也

輻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

并輻三寸半共三尺二寸乃轂之長

金厚一寸

大小穿其金皆一寸

輻廣三寸半

深亦如之

輿六尺六寸車隊四尺四寸

隊音遂謂車之深蓋深四尺四寸廣六尺六寸也

或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

七寸三分寸之一在軫內

崇三尺三寸

半輿之深為之崇

較崇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

較兩輪上出二者并車高五尺五寸



軫圍一尺一寸

車後橫木

貳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軛圍

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

此軛乃騎木之植者衡者與轂末同名

鞮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

此二之植者衡者如較之植軛而名異

任正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

此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

輶深四尺七寸

此梁船輶也軛崇三尺三寸此輶如橋梁矯上四尺七寸并

衡頭為八尺七寸國馬高八尺除衡頭則如馬之高長一丈四尺四寸

軌前十尺隊四尺四寸

軌前一丈築長五尺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長

六尺六寸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兔圍一尺

四寸五分寸之二



與前當轅者與任正相足爲四面

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

頸軻前持衡者

踵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

踵軻後承轅處

軌廣八尺

兩轍之間

陰如軌之長

側於軌前

軻二前著驂轡後屬陰

在驂之外所以正出

脅驅長一丈

皮爲之前繫於衡後屬于軻內脅所以止入

服馬當衡軻

兩服齊首

驂馬齊衡

兩驂鴈行謂小却也

轡六



服馬二轡驂馬一轡

度皆以周尺

一尺當今七寸三分少強

以法付作坊制車兼習五御法是秋八月大閱上御  
延和殿親按藏於武庫以備儀物而已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  
法常欲潛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  
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謂濁  
惡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方爲鼎實今京師

大屠善熟彘者鈎懸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遺  
意也又古銅香爐多鏤其底先實火於爐中乃以  
灰覆其上火盛則難滅而持久又防爐熱灼席則  
爲盤荐水以漸其趾且以承灰炆之墜者其他古  
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畫大槩多同蓋有所傳授  
各守師法後人莫敢輒改今之衆學人人皆出已  
意奇袤淺陋棄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

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閣者板  
格以度膳羞者正是今之立饋今吳人謂立饋爲



廚者原起於此以其貯食物也故謂之廚

補第二十三卷二卷

一中後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榦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蕊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金纏腰者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爲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荆公爲大理評事僉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州鈐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

申狀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過客曆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唯有陳秀公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爲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士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中梁以爲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他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



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嘗預薦皇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廣連典十餘郡今爲朝請大夫致仕予亦識之立儀立則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廣州鬱爲士族至今謂之龜葬梁家龜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興其偶然邪抑亦神物啓之邪

補第二十五卷後一件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刁景純同知禮

院景純喜交遊多所過從到局或不下馬而去一日退朝與子京相遇子京謂之曰久不辱至寺但聞走馬過門李邯鄲獻臣立談間戲改杜子美贈鄭廣文詩嘲之曰景純到官舍走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頗遭官長罵爲官四十年偶未識摩氈賴有王宣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各爲一體書寫於一幅紙上子京於其後題六字曰效子美諄景純獻臣復注其下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書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一



綾扇上高文莊在坐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所書紙爲一小帖懸於景純直舍而去時西羌首領唃廝囉新歸附摩紈乃其子也王宣慶大閱求景純爲墓誌送錢三百千故有摩紈王宣慶之誚今詩帖在景純之孫槃處扇詩在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謔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補第二十六卷一件

中

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幸翠華還宮上不憚因疝作將

此下十四行  
衍文也

地退朝逢頗遭官長罵爲官四十年偶未識摩紈賴有王宣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各爲一體書寫於一幅紙上子京於其後題六字曰效子美評景純獻臣復注其下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書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一綾扇上高文莊在坐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所書紙爲一小帖懸於景純直舍而去時西羌首領唃廝囉新歸附摩紈乃其子也王宣慶大閱求景純爲墓誌送錢三百千故有摩紈王宣慶之



誚今詩帖在景純之孫槩處扇詩在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謔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補第二十六卷一件

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幸翠華還宮上不懌因疔作將踰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履一足跣一足懸一履搢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遶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鞞雙足乃捉其小者劊

其目然後孽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卽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疔苦頓瘳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爲朕如夢寫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矐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疔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祇應夢厥疾全廖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



須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宐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  
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搨  
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供  
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馗之象觀此題相記  
似始於開元時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  
誌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人墓夫人漢大司  
農鄭衆女也慤有妹名鍾馗後魏有李鍾馗隋將  
喬鍾馗楊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矣非起  
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始有此畫耳鍾馗字亦作

鍾葵

補第二十七卷一件中

故相陳岐公有司諡榮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爲甚請  
諡恭以恭諡易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許敬宗故  
事適足以爲累耳錢文僖公始諡不善人有爲之  
申理而改思亦是用于頓故事後乃易今諡

補第二十八卷後八件

地理之書古人有飛鳥圖不知何人所爲所爲飛鳥  
者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



不常既列爲圖則里步無緣相應故按圖別量逕直四至如空中鳥飛直達更無山用回屈之差予嘗爲守令圖雖以二寸折百里爲分率又立准望互融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數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爲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後世圖雖亡得予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縣立可成圖毫髮無差矣

咸平末契丹犯邊戍將王顯王繼忠屯兵鎮定虜兵

大至繼忠力戰爲契丹所獲授以僞官復使爲將漸見親信繼忠乘間進說契丹講好朝廷息民爲萬世利虜母老亦厭兵遂納其言因寓書於莫守石普使達意於朝廷時亦未之信明年虜大下遂至河車駕親征駐蹕澶淵而繼忠自虜中具奏戎主請和之意達於行在上使曹利用馳遺契丹書與之講平利用至大名時王冀公守大名以虜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會圍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繼往得殿前散直張皓引



見行在皓攜九歲子見曰臣不得虜情爲報仇死不還願陛下錄其子上賜銀三百兩遣之皓出澶州爲徽騎所掠皓具言講和之意騎乃引與俱見戎母蕭及戎主蕭塞車幃召皓以木橫車軛上令皓坐與之酒食撫勞甚厚皓旣回聞虜欲襲我北塞以其謀告守將周文質及李繼隆秦幹文質等厚備以待之黎明虜兵果至迎射其大帥摧覽墜馬死虜兵大潰上復使皓申前約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與利用俱往和議

遂定乃改元景德後皓爲利用所軋終於左侍禁真宗後知錄其先所留九歲子牧爲三班奉職而累贈繼忠至大同軍節度使兼侍中國史所書本末不甚備予得其詳于張牧及王繼忠之子從伍之家蔣頴叔爲河北都轉運使日復爲從伍論奏追其功

前世風俗卑者致書於所尊尊者但批紙尾答之曰反故人謂之批反如官司批狀詔書批答之類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抗敵但空紙尾以待



批反耳尊者亦自處不疑不務過敬前世書啓甚  
簡亦少用聯幅者後世虛文浸繁無昔人款款之  
情此風極可惜也

風后八陣大將握奇處于中軍則并中軍爲九軍也  
唐李靖以兵少難分九軍又改制六花陣并中軍  
爲七軍予按九軍乃方法七軍乃圓法也算術方  
物八裹一蓋少陰之數并其中爲老陽圓物六裹  
一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爲少陽此物之定行真數  
不可改易者旣爲方圓二陣勢自當如此九軍之

次李靖之後始變古法爲前軍右虞候軍右軍中  
軍左虞候軍後軍揚奇備伏先鋒踏白皆在陣外  
跳盪弩手其人皆在軍中

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爲書  
頒下諸帥府副藏祕閣固之法九軍共爲一營陣  
行則爲陣  
住則爲營以駐隊遶之若依古人法占地二步馬

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千萬人之陣占地方  
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阜溝澗林木  
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爲籬落則兵不復可



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  
 也有言陣法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  
 解乃使陣間士卒皆側立每兩行為巷令面相對  
 而立雖文應古說不知士卒側立如何應敵上疑  
 其說使予再加詳定予以謂九軍當使別自為陣  
 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遠  
 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  
 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為一大陣則中  
 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

頭八尾觸處為首上以為然親舉手曰譬如如此五  
 指若共為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為令今營  
 陣法是也

古人尚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尊賓也今人或以  
 主人之位讓客此甚無義惟天子適諸侯升自阼  
 階者主道也非以左為尊也禮記曰主人就東階  
 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乃  
 就西階蓋嘗以西階為尊就主人階所以為敬也  
 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向對而師事之此尊右



之實也。今惟朝廷有此禮。凡臣僚登階奏事，皆由東階，立於御座之東，不由西者。天子無賓禮也。方外唯釋門主人升堂，衆賓皆立於西，惟職屬及門弟子立於東，蓋舊俗時有存者。

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

步，東西七里，三十步可紀者有二十四橋。最西濁

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門有九曲

橋，今建隆寺前次當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

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見在今州城北門外

又南阿師橋、周家橋，今此處為城北門小市橋，今廣濟橋

存，新橋、開明橋，今顧家橋通明橋，今太平橋利國

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今存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

東出有參佐橋，今開元寺前次東水門，今有新橋東出

有山光橋，見在今山光寺前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

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

橋之數，皆在今州城西門之外。

士人李忘其名，嘉祐中為舒州觀察支使，能為水丹

時王荆公為通判，問其法，云以清水入土甌中，其



下以火燃之少日則水漸凝結如金玉精瑩駭目  
問其方則曰不用一切但調節水火之力毫法不  
均卽復化去此坎離之粹也日月日各有進退節  
度予不得其詳推此可以求養生治病之理如仲  
春之月艸木奮發鳥獸孳乳此定氣所化也今人  
於春秋分夜半時汲井水滿大瓮中封閉七日發  
視則有水花生於瓮面如輕冰可采以爲藥非二  
分時則無此中和之在物者以春秋分時吐翁嚙  
津存想腹胃則有丹砂自腹中下璀璨耀日術家

以爲丹藥此中和之在人者凡變化之物皆由此  
道理窮玄化天人無異人自不思耳深達此理則  
養生治疾可通神矣

補第二十九卷後三件

世人用莽艸種類最多有大葉如手掌者有細葉者  
有葉光厚堅脆可拉者有柔軟而薄者有蔓生者  
多是謬誤按本艸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今考木  
若石南信然葉稀無花實亦誤也今莽艸蜀道襄  
漢浙江湖間山中有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



而香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  
有新紅蕊倒垂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可翫襄漢  
間漁人競採以搗飯餈魚皆翻上乃撈取之南人  
謂之石桂白樂天有廬山桂詩其序曰廬山多桂  
樹又曰手攀青桂枝蓋此木也唐人謂之紅桂以  
其花紅故也李德裕詩序曰龍門敬善寺有紅樹  
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艸  
徒得佳名爾衛公此說亦甚明白古用此一類仍  
毒魚有驗本艸木部所收不知何緣謂之艸獨此

未喻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煮用止水則不  
驗人多疑流水無異予嘗見丞相荆公喜放生每  
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洋然唯鱮魚入江  
中輒死乃知鱮魚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  
不同不可不知又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  
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詩所謂豈其食魚  
必河之魴蓋流水之魚品流自異

熙寧中閣婆國使人入貢方物中有摩娑石一塊大



如棗黃色微似花蕊又無名異一塊如蓮葯皆以  
 金函貯之問其人真偽何以爲驗使人云摩娑石  
 有五色石色雖不同皆姜黃汁磨之汁赤如丹砂  
 者爲真無名異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爲真  
 廣州市舶司依其言試之皆驗方以上聞世人蓄  
 摩娑石無名異頗多常患不能辨真偽小說及古  
 方書如炮炙論之類亦有說者但其言多怪誕不  
 近人情天聖中予伯父吏書新除明州章憲太后  
 有旨令於船舶求此二物內出銀三百兩爲價值

如不足更許於州庫貼支終任求之竟不可得醫  
 潘璟家有白摩娑石色如糯米糍磨之亦有驗璟  
 以治中毒者得汁栗殼許入口卽差

補第三十卷十二件 藥議二

藥有用根或用莖葉雖是一葉性或不同苟未深達  
 其理未可妄用如仙靈脾本艸用葉南人却用根  
 赤箭本艸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性果同否  
 如古人遠志用根則其苗謂之小艸漆澤之根乃  
 是大戟馬兜零之根乃是獨行其主療各別推此



補筆詩  
而言其根苗蓋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其  
殼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唯其肉能解之坐拏能  
憊人食其心則醒棟根皮瀉人枝皮則吐人邕州  
所貢藍藥卽藍地之首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  
鳥獸之肉皆補血其毛角鱗鬣皆破血鷹鷂食鳥  
獸之肉雖筋骨皆化而獨不能化毛如此之類甚  
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山茱萸能補骨髓  
者取其核溫澁能祕精氣精氣不泄乃所以補骨  
髓今人剝取肉用而棄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

皆近穿鑿若用本艸中主療只當依本說或別有  
主療改用根莖者自從別方

嶺南深山中有大竹有水甚清澈溪澗中水皆有毒  
唯此水無毒土人陸行多飲之至深冬則凝結如  
玉乃天竹黃也王彥祖知雷州日盛夏之官山溪  
澗水皆不可飲唯剖竹取水烹飪飲啜皆用竹水  
次年被召赴闕冬行求竹水不可復得問土人乃  
知至冬則凝結不復成水遇夜野火燒林木爲煨  
燼而竹黃不灰如火燒獸骨而輕土人多於火後



採拾以供藥品不若生得者為善

以磁石磨針鋒則銳處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南北相反理應有異未深考耳

吳人嗜河豚魚有遇毒者往往殺人可為深戒據本艸河豚味甘溫無毒補虛去濕氣理腰腳因本艸有此說人遂信以為無毒食之不疑此其物也本艸所載河豚乃今之鱈魚亦謂之鮓五回反魚非人所嗜者江浙間謂之回魚者是也吳人所食河豚

有毒本名侯夷魚本艸注引日華子云河豚有毒以蘆根及橄欖等解之肝有大毒又為鱈魚吹肚魚此乃是侯夷魚或曰胡夷魚非本艸所載河豚也引以為注大誤矣日華子稱又為鱈魚此却非也蓋差互解之耳規魚浙東人所呼又有生海中也者腹上有刺名海規吹肚魚南人通言之以其腹脹如吹也南人捕河豚法截流為柵待群魚大下之時小拔去柵使隨流而下莫猥至日自相排蹙或觸柵則怒而腹鼓浮於水上漁人乃接取之



本草綱目 卷一  
零陵香本名蕙古之蘭蕙是也又名薰左傳曰一薰  
一猶十年尚猶有臭卽此艸也唐人謂之鈴鈴香  
亦謂之鈴子香謂花倒懸枝間如小鈴也至今京  
師人買零陵香須擇有零子者鈴子乃其花也此  
本鄙語文字以湖南零陵郡遂附會名之後人又  
收入本艸殊不知本艸正經自有薰艸條又名蕙  
艸注釋甚明南方處處有本艸附會其名言出零  
陵郡亦非也藥中有用蘆根及葦子葦葉者蘆葦  
之類凡有十數種蘆葦葭莩蘆荻葎荻  
息理反華之類

皆是也名字錯亂人莫能分或疑蘆似葦而小則  
蘆非葦也今人云葭一名華郭璞云蘆似葦是一  
物按爾雅云莢蘆葦蘆蓋一物也名字雖多合之  
則是兩種耳今世俗只有蘆與荻兩名按詩疏亦  
將葭莢等衆名判爲二物曰此物初生爲莢長大  
爲蘆成則名爲葎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  
葦故先儒釋蘆爲葎釋葭爲葦予今詳諸家所釋  
葭蘆葦皆蘆也則莢蘆葎自當是荻耳詩云葭莢  
揭揭則葭蘆也莢荻也又曰葎葦則葎荻也葦蘆



也。連文言之明非一物。又詩釋文云：蘆江東人呼之爲烏藍。今吳中烏藍艸，乃荻屬也。則信蘆爲荻明矣。然召南彼茁者，葭謂之初生可也。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則散文言之。霜降之時，亦得謂之葭。不必初生。若對文，須分大小之名耳。荻芽似竹筍，味甘脆可食。莖脆可曲如鉤，作馬鞭節。花嫩時紫脆，則白如散絲。葉色重狹長而白，春一類小者可爲曲薄。其餘唯堪供爨耳。蘆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莖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葉闊大而色淺。此

堪作障席，筐筥織壁覆屋，絞繩雜用，以其柔韌且直故也。今藥中所用蘆根葦子葦葉，以此證之。蘆葦乃是一物，皆當用蘆，無用荻理。

扶移卽白楊也。本艸有白楊，又有扶移。扶移一條本出陳藏器本艸，蓋藏器不知扶移便是白楊，乃重出之。扶移亦謂之蒲移。詩疏曰：白楊蒲移是也。至今越中人謂白楊只謂之蒲移。藏器又引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又引鄭注云：棠棣移也。亦名移楊。此又誤也。論語乃引逸詩棠棣之華，偏其反而。



此自是小木。比郁李稍大。此非蒲栒也。蒲栒乃喬木耳。木只有棠栒。卽小雅所謂常栒之華。鄂不韡韡者。唐栒卽論語所謂唐栒之華。偏其反而者。常栒。今人謂之郁李。爾雅詩云。六月食鬱及棗。注云。鬱栒屬卽白栒也。以其似栒。故曰栒屬。又謂之車下李。又謂之唐栒。莫卽郁李也。郁莫同音。注謂之莫。莫蓋其實似莫。莫卽含桃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莫李一株。車下李卽鬱也。唐栒也。白栒也。莫李卽郁李也。莫也。常栒也。

與蒲栒全無交涉。本艸續添郁李一名。車下李。此亦誤也。晉宮閣銘引華林園所種車下李與莫李。自是二物。常栒字或作棠栒。亦誤耳。今小木中却有栒棠。葉似栒。黃花綠莖而無實。人家亭檻中多種之。

杜若卽今之高良姜。後人不識。又別出高良薑條。如赤箭再出天麻條。天名精再出地菘條。燈籠艸再出苦耽條。如此之類極多。或因主療不同。蓋古人所書主療皆多。未盡。後人用久。漸見其功。主療浸



廣諸藥例皆如此豈獨杜若也後人又取高良薑  
中小者爲杜若正如用天麻蘆頭爲赤箭也又有  
用北地山薑爲杜若者杜若古人以爲香艸北地  
山薑何嘗有香高良薑花成穗芳華可愛土人用  
鹽梅汁淹以爲菹南人亦謂之山薑花又曰豆蔻  
花本艸圖經云杜若苗似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  
如棘子中似豆蔻出峽山嶺南北正是高良薑其  
子乃紅蔻也騷人比之蘭芷然藥品中名實錯亂  
者至多人人自主一說亦莫能堅決不患多記以

廣異同

鉤吻本艸一名野葛主療甚多註釋者多端或云可  
入藥用或云有大毒食之殺人予嘗到閩中土人  
以野葛毒人及自殺或誤食者但半葉許入口卽  
死以流水服之毒尤速往往投杯已卒矣經官司  
勘鞠者極多灼然如此予嘗令人完取一株觀之  
其艸蔓生如葛其藤色赤節粗似鶴膝葉圓有尖  
如杏葉而光厚似柿葉三葉爲一枝如菜豆之類  
葉生節間皆相對花黃細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



於節葉之間。西陽雜俎言花似梔子稍大。謬說也。根皮亦赤。閩人呼爲吻莽。亦謂之野葛。嶺南人謂之胡蔓。俗謂斷腸艸。此艸人間至毒之物。不入藥用。恐本艸所出別是一物。非此鉤吻也。予見千金外臺藥方中。時有用野葛者。特宐仔細。不可取其名而誤用。正如侯夷魚與鱈魚同謂之河豚。不可不審也。

黃環卽今之朱藤也。天下皆有。葉如槐。其花穗懸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師人家園圃中。作大架種之。謂之紫藤花者是也。實如皂莢。蜀都賦所謂青珠黃環者。黃環卽此藤之根也。古今皆種。以爲庭檻之飾。今人採其莖於槐榦上。接之。僞爲矮根。其根入藥用。能吐人。

藥有一種樹生。其實可作數珠者。謂之木藥。卽本艸藥花是也。叢生。可爲杖。捶者謂之木藥。又名黃荆。卽本艸牡荆是也。此兩種之外。唐人補本艸又有藥荆一條。遂與二藥相亂。藥花出神農正經。牡荆見於前漢郊祀志。從來甚久。藥荆特出唐人新附。



自是一物非古人所謂藥荆也

紫荆陳藏器云樹似黃荆葉小無桠夏秋子熟正圓如小珠大誤也紫荆與黃荆葉叢生小木葉如麻葉三桠而小紫荆稍大圓葉實如樗英著樹連冬不脫人家園庭多種之

六朝以前醫方唯有枳實無枳殼故本艸亦只有枳實後人用枳之小嫩者爲枳實大者爲枳殼主療各有所宜遂別出枳殼一條以附枳實之後然兩條主療亦相出入古人言枳實者便是枳殼本艸

中枳實主療便是枳殼主療後人既別出枳殼條便合於枳實條內摘出枳殼主療別爲一條舊條內只合留枳實主療後人以神農本經不敢摘破不免兩條相犯互有出入予按神農本經枳實條內稱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熱結止痢長肌肉利五臟益氣輕身安胃氣止溇泄明目盡是枳殼之功皆當摘入枳殼條後來別見主療如通利關節勞氣欬嗽背膊悶倦散瘤結胃脇痰滯逐水消脹滿大腸風止痛之類皆附益之只爲



積穀條舊積實條內稱除胃脇痰癖逐停水破結  
實消脹滿心下急痞痛逆氣皆是積實之功宜存  
於本條別有主療亦附益之可也如此二條始分  
各見所主不至甚相亂

續筆談十一篇

張設安正本有之安正  
云傳於夢溪之子傳毅

魯肅簡公勁正不徇愛憎出於天性素與曹襄悼不  
協天聖中因議茶法曹力擠肅簡因得罪去賴上  
察其情寢前命止從罰俸獨三司使李諮奪職謫  
洪州及肅簡病有人密報肅簡但云今日有佳事

魯聞之顧壻張鼎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試往偵  
之果襄悼謫隨州肅簡曰得上殿乎張曰已差人  
押出門矣魯大驚曰諸公誤也利用何罪至此進  
退大臣豈宜如此之遽利用在樞密院盡忠於朝  
廷但素不學問倔强不識好惡耳此外無大過也  
嗟惋久之遽覺氣塞急召醫視之曰此必有大不  
如意事動其氣脈已絕不可復治是夕肅簡薨李  
諮仕洪州聞肅簡薨有詩曰空令抱恨歸泉壤不  
見崇山謫去時蓋未知肅簡臨終之言也



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  
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

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之句近世註杜  
甫詩引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鷓鴣為烏鬼蜀人

臨水居者皆養鷓鴣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  
倒提出之至今如此又嘗有近侍奉使過夔峽見

居人相率十萬為曹設牲酒于田間眾操兵仗群  
噪而祭謂之養鬼養讀從去聲言烏蠻戰殤多與人為

厲每歲以此禳之又疑此所謂養烏鬼者

寇忠愍拜相白麻楊大年之詞其間四句曰能斷大  
事不拘小節有于將之器不露鋒鋦懷照物之明  
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胷中事例外別

贈白金百兩

陶淵明雜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往時校定文

題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當若作望南山則上  
下句意全不相屬遂非佳作

狄侍郎棗之子遵度有清節美才年二十餘忽夢為  
詩其兩句曰夜臥北斗寒挂枕未落霜拱鴈連天



句有丘墓間意不數月卒高郵士人朱適予舅氏之壻也納婦之夕夢爲詩兩句曰燒殘紅燭客未起歌斷一聲塵遶梁不踰月而卒皆不祥之夢然詩句清麗皆爲人所傳

成都府知錄雖京官例皆庭叅蘇明允常言張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爲京寺丞知錄事參軍有司責其庭趨生堅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即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獻一詩辭忠定其間兩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

如歸意濃忠定大稱賞自降階執生手曰部內有詩人如此而不知詠罪人也遂與之升階置酒歡語終日還其牒禮爲上客

王元之知黃州日有兩虎入郡城夜鬪一虎死食其半又群雞夜鳴司天占之曰長吏災時元之已病未幾移刺蘄州到任謝表兩聯曰宣室鬼神之間絕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付之身後上聞之愕然顧近侍曰禹偁安否何以爲此語不踰月元之果卒年四十八遺表曰豈知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



夢

元祐六年高麗使人入貢上元節於闕前賜酒皆賦  
 觀燈詩時有佳句進奉副使魏繼延句有千仞綵  
 山擎日起一聲天樂漏雲來主簿朴景綽句有勝  
 事年年傳習父盛觀全屬遠方賓

歐陽文忠有奉使回寄劉元甫詩云老我倦鞍馬誰  
 能事吟嘲王介甫贈弟和甫詩云老我銜主恩結  
 艸以為期言老我則語有情上下句皆有惜老我  
 意若作我老與老我雖同而語無情詩意遂頹惰

此文章佳語獨可心喻

韓退之詩句有斷送一生唯有酒又曰破除萬事無  
 過酒王荆公戲改此兩句為一字題六句曰酒酒  
 破除萬事無過斷送一生唯有不損一字而意韻  
 如自為之

納甲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  
 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  
 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



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於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

乾初爻子午故也

中爻交於坤生坎故坎初爻納寅申

震納子午順傳寅申易道順

上爻交於坤生艮故退初爻納辰戌

亦順傳也

坤之初爻交於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

坤之初爻丑未故也

中爻交於乾生離故離初爻納卯酉

巽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

上爻交於乾生兌故兌之初爻納巳亥

亦逆傳也

乾坤始於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敘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中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敘



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也此至理合自然也

凡艸木百穀之實皆倒生苗下系於幹其上抵於

穎處反是根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子辰戌寅申子午

甲寅□丙子午戊辰戌□庚寅申壬申

辰申寅午子戌辰戌

生艮生坎生震

乾

坤

生兌生離生巽

未巳亥卯酉巳未丑

乙巳□□丁卯酉□□巳丑未□□辛亥巳癸亥

卯丑未亥丑酉卯酉

補筆談卷一終







